

语符学视阈下舞蹈《白虎巴人》的针刺性语符的形式构建

王子言

四川文理学院音乐与演艺学院，四川达州

摘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引领下，我国各民族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了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共同绘就了一幅多元共生、和谐共荣的社会图景。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意义结构，其元语言本质上折射出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舞蹈作为一种非文字性的身体叙事形式，其元语言则植根于广泛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针刺性语符的形式构建视角深度梳理舞蹈《白虎巴人》对解读图腾符号的视觉标识的转喻以及在构建“白虎巴人”民族舞蹈语符系统的独特性。

关键词：白虎巴人；针刺性语符；符号学；语符系统；舞蹈

The Formal Construction of the Acupuncture-like Semiotic elements in the Dance “White Tiger Ba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Ziyan Wang

College of Music and Performing Arts,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Abstract: Guided by the macro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ave achieved deep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life, jointly painting a social landscape of diverse coexistence and harmonious co-prosperity. Culture, as a deep-seated meaning structure,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ideology through its metalanguage. Dance, as a non-verbal form of bodily narrative, has its metalanguage rooted in extensive social lif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form of acupuncture-like semiotics to deeply analyze the metonymy of the visual identity of totemic symbol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nce “White Tiger Ba People” and the uniqueness in constructing the “White Tiger Ba People” ethnic dance semiotics system.

Keywords: Baihu Ba people; Acupuncture-like Semiotics; Semiotics; Semiotic System; Dance

* 作者简介：王子言，四川文理学院音乐与演艺学院舞蹈教师，舞蹈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研究。

1 舞蹈《白虎巴人》的视觉针刺美学所思

舞蹈《白虎巴人》是由四川文理学院选送，王子言、崔维广、罗玲创作。以“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为故事原型，用国家级非遗传统舞蹈的巴渝乐舞“翻山铰子”作为动作元元素，即呈现了巴人的神秘感，又塑造了“白虎”形象，表现了白虎巴人顽强、勇锐的精神以及不畏生死、浴血奋战、抵御贼寇、建设美好家园的家国情怀，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尚武”精神传递出保家卫国的时代精神与护我家国的民族情怀。作品获得第十届四川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舞蹈专业组一等奖，2023年四川省舞蹈新作比赛三等奖，全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三等奖，2025年度四川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舞蹈编导）孵化项目立项资助。

张同俊在他撰写的“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流派的影响”中提到结构主义的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索绪尔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等人创建了语符学理论，为现代语言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舞蹈，是以人的身体为媒介，在时空中构建起来的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而语符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精密的手术刀，用以解剖这套系统的内在结构与意义生成机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不同民族的舞蹈语言各不相同，而元语言的基底相似，色彩不同，在创作民族舞蹈作品时，动作语符的独特性成为内容符号革新的重要内核。在当代中国舞蹈的视觉场域中，创作呈现出多层次的繁荣景象，由国家叙事、民族审美与技术形式等多重语义层次交织构成。这一生态虽产量丰硕、形式多元，却仅有少数舞蹈作品能构建出具有精神穿透力的“针刺性语符”，即那些通过身体语言的极致编码、文化原型的当代转喻、视觉悖论与叙事断裂等方式，刺入观众感官与情感记忆的深刻符号，成为当代优秀作品广泛传播与不断交流[2]。

舞蹈《白虎巴人》重视视觉形式的表达以期获得针刺性的视觉记忆，更好的与观众产生互动博弈，也能以不同形式的语符泛化巴文化。兼具文化辨识度、美学锐度与情感穿刺力的视觉语言符号，

是当下舞蹈创作需要重视的视角，多元的场域中走向更具精神重量和美学自主性的语符构建，可以较好的提升作品的记忆点。



图1. 舞蹈《白虎巴人》剧照

2 拟生性语符的形式构建与场域叠加

白虎巴人作为巴人的一个分支，将白虎视为民族图腾，用白虎的锐气以及白虎的智慧谱写了民族的后世神话，向柏松在起撰写的“巴人、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中同样也提及了巴人的图腾文化[3]。舞蹈《白虎巴人》创作紧抓“白虎”的神情语态，通过拟生性的动作转译构建语符形式，即较好的勾勒的白虎的形象又漫射的巴人的精神。作品启始，演员于舞台最深处向舞台口慢慢的俯身爬行，爪手模拟白虎的捕猎中的抓手，时而有白虎匍匐前进，忽而又有白虎虎扑前滚翻，穿越障碍奔向猎物。白虎静伏于林隙岩穴，如同一座蓄势的雪色密室，它并非被动隐藏，而是以绝对的耐心进行时空的压缩与势能的凝结，肌肉如弓弦暗绷，呼吸降至最低频，目光如冷澈的算法，精确计算着风息、光影与猎物的轨迹。这等待是一种深刻的智慧，以静止兑换必杀，以沉默统治喧嚣。正是这种集力量、策略、信仰于一体的复合型“睿智”，完美地诠释了巴人这个山地民族勇猛而不失狡黠、悍勇而敬畏祖先、在艰苦环境中开创文明的民族精神。因此，视白虎为图腾，正是巴人对自己民族精神最深刻、最精准的“自我写照”。通过拟生舞蹈语言，模拟白虎的觅食捕猎和饥饿感，即获得一个不同的舞蹈视觉设计又对观众产生了由远及近的压迫感。舞蹈在表演过程中会产生多层次的场域，一是舞台场域，演员通过舞蹈动作描绘出的内

容场域或情节场域，二是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所形成的观赏场域，两个场域严格意义上是通过互动博弈进行舞蹈交流与舞蹈传播，当场域出现叠加即会产生舞蹈的共情。《白虎巴人》通过对场域的形成与叠加构建，较好的通过拟生性语符将“白虎”巴人形象交流给了观众。

再如，几组演员在舞台上如同穿梭在丛林中的白虎驰影裂空的奔跑，也是视觉设计的一个巧思，它与舞台前后区的演员形成物理空间的融合与时空场域的隔离，一闪而过的视觉遗留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从而达到语符的视觉针刺，及时荡起观众理解其语符的表意。当狩猎展开，它化为林间撕裂秩序的白色闪电，虎影在密林中极速穿梭，灵巧的身躯展现出惊人的流体性，并非莽撞的冲撞，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流动，如同与大巴山的密林达成了某种契约。此时舞台上的画面呈现排兵布阵的巴人战术队列，拟白虎如一支古老的精兵，眼神与位移编成围猎之网，每一次队形变化皆精准如军事指令，冷酷而高效。白虎的凶猛，从不体现为无谓的暴烈，而在于将暴力转化为绝对控制的艺术。正如巴人崇虎，以其为祖、为神、为图腾的白虎狩猎哲学，正是巴人精神的自然喻体，于险境中静守时机，如巴人的坚韧与忍耐，于协作中精准合击如部落的团结与共济，于莽苍中开辟生路如民族的智慧与勇毅。它不仅是山林的王者，更是一种精神的化身，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爆发中诠释生存的尊严。交响编舞的主要理念来源于交响乐的编制性音乐演奏，当不同的乐器在不同的空间相互和谐的演奏，即形成相互包容又相对独立的音符。当我们借用交响乐的空间流动交响式编舞，即刻通过舞蹈情节的演绎形成了场域的叠加与空间隔离的不断摇摆。舞蹈白虎巴人中的奔跑是对舞台空间的撕裂，也是隐喻的对白虎极具杀伤力的气场外化，也对观众的视觉进行挑战与视觉针刺构建。

3 视听语符的形式构建与叙事中断

在舞蹈艺术所构建的庞大表意系统中，舞台灯光无疑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它远非简单的环境照明，而是一种充满能动性的视觉修辞手段，其符

号性的设计与运用，直接决定了作品情感脉络的走向与美学高度的达成。以舞蹈作品《白虎巴人》为例，当其舞蹈叙事推进至最高潮，即象征胜利终局的那一刹那，全体舞者以极具爆发力的姿态向后腾跃，就在这动作能量凝聚到顶点的瞬间，导演与灯光设计并未选择延续或强化视觉画面，而是采取了一种极为大胆的处理，将所有灯光瞬时切断，使舞台陷入一片纯粹的黑暗。更为精妙的是，这一视觉上的“归零”并非寂静无声，它伴随着一记冰冷、尖锐的标枪刺破空气的声响，以声音的强介入完成了最终的收束。这种将视觉画面骤然剥夺，并与极具穿透力的听觉符号紧密融合的艺术处理，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化学反应。它不仅仅造成了短暂的视觉恍惚，更形成了一种叙事逻辑的人为“断裂”。这种中断并非叙事上的无力，反而成就了该作品最为人称道、如同针刺般深刻于观众记忆中的视觉诗学。事实上，在舞蹈作品的演绎过程中，当情节的铺陈或情感的累积抵达某个临界点时，运用这种“骤然切黑”的灯光语言来强行中止故事的线性发展，并将整个物理表演空间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停滞状态，已经成为一种极具现代性且饱含力量的舞台修辞策略[4]。

舞蹈《白虎巴人》通过此种策略所抵达的艺术境界，较好的与观众产生了互动博弈，显然这是针刺到了观众的视觉，其价值源泉并非来自于对前序叙事的平滑承接与圆满解释，恰恰相反，它正诞生于这种精心策划的“空白”与“沉默”之中。通过主动地、决绝地剥夺观众习以为常的视觉连续性，它强制性地将观众的审美参与方式，从被动跟随外部情节，扭转向主动探索内在感知与情绪波动。那个在黑暗中未被目睹完成的飞跃姿态，那股未曾随着光线消散而褪去的情感浓度，被瞬间凝固、封存，转化为一种“悬停的意象”，它脱离了具体的时空坐标，漂浮于每位观众的脑海之中。

正是在这片富有生产性的黑暗里，完成了从物理性的舞台时空向心理性的、个人化的审美时空的深刻转换。此时，切黑这一动作，早已超越了其技术层面“关闭光源”的简单含义，它从技术的缺

席，戏剧性地转变为一种情感与思想的高度“在场”。它使得整个视觉场域不再是扁平的，而是形成了鲜明的层次感；它既是情感的放大器，让前一秒那极具震撼力的视觉画面，得以在无尽的黑暗中持续地回荡、延展与深化；它同时也是意义的留白，主动邀请并赋予了每一位观众权利，让他们携带着自身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情感储备，介入到作品的最终解读之中，与创作者共同完成作品终极表意的构建。

在叙事中断的接下来是情节的大转场，通过舞蹈的尾声以表现家园，做了蒙太奇的时空处理，对视觉语符的形式搭建。因此，这种灯光语言的干预，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基础的物理照明功能，它上升为一种蕴含着深刻哲思的审美行动。它以一种近乎直白的方式，向观者揭示出舞蹈艺术的本质：它从来就不仅仅是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与编排，更是一场发生在光与影、实在与虚无、充分显现与有意隐匿之间的永恒辩证与动态博弈。在这场博弈中，黑暗与光明获得了同等重要的表达权，共同编织出舞蹈撼人心魄的深层叙事。

舞者的“长啸怒吼”是一个高度仪式化与符号化的声觉身体语符，这声源自肺腑、撕裂舞台的吼叫，是其身体元语言系统中最原始、最直接、最不加修饰的。它通过极致的身体表现与声觉张力，成功将个体的身体性瞬间转化为民族的象征性宣言。此语符不仅承担了叙事中“宣战”的具体功能，更深层次地转喻了“白虎巴人”整个民族以勇武、协作和集体意志面对生存挑战的核心精神，它是战前的宣誓，是通神的呼号，是能量的总爆发。它以其突如其来的震撼力，粗暴地打破了观众从安全的“观赏者”位置强行拉入到作品所构建的仪式场域之中，使其成为这场古老战仪的见证者乃至心理上的参与者。它是身体、声音与文化记忆的三重奏，以一个尖锐的“听觉刺点”的形式，刺穿了日常叙事的表层，直抵民族情感结构的深处，从而极大地强化了舞蹈作品的史诗性与精神性维度，此声怒吼也在当代剧场中复现了“前徒倒戈”般的精神震撼效果。

综上所述，在语符学的精密理论透镜下，舞蹈

《白虎巴人》的创作实践，远非一次简单的民族题材舞台艺术创作呈现，而是一场极具方法论意识的、关于民族身体符号当代构建的深度实验。该作品成功地跳脱了表层的民族风情展演，通过对“翻山铰子”这一非遗动作元素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白虎”图腾的拟生性转译，构筑了一套兼具文化根性与当代审美锐度的身体语符系统[5]。作品中，“视觉针刺”与“听觉针刺”的策略性运用，无论是通过极致的拟态动态、灯光与声音的叙事中断，还是仪式化的怒吼，都有效地刺破了观众习以为常的感官屏障，将民族精神内核从历史文本的静默中解放出来，投射为一种可被直观感知、甚至被迫参与其中的剧场性力量。

更为深刻的是，作品通过拟生性语符的场域叠加与交响式编舞的空间调度，实现了从物理舞台向心理仪式的转化，使得“白虎”不再是外在于巴人的崇拜对象，而是内化为其民族气质与行为逻辑的本体象征。这种构建方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身体性的微观注脚，共同体的坚韧与勇毅，正是由无数如巴人般具体的民族精神单元所铸就。最终，《白虎巴人》的启示在于，民族舞蹈的当代化路径，其核心在于对民族文化“元语言”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码，在于锻造出那种能够刺入时代精神与个体情感的“针刺性语符”。这不仅是形式创新的要求，更是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生命力、实现有效传播与深度认同的必然选择。

致谢

项目名称：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巴渝民间艺术研究中心一般课题《巴渝民间乐舞“翻山铰子”体态动律研究》；项目编号：BYMY22B07；项目负责人：崔维广。

参考文献

- [1] 张同俊. 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流派的影响[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10(5): 98-101.
- [2] 王德福. 语符学派语言理论的主要贡献及其局限[J]. 广西师

王子言：语符学视阈下舞蹈《白虎巴人》的针刺性语符的形式构建

Ziyan Wang: The Formal Construction of the Acupuncture-like Semiotic elements in the Dance “White Tiger Ba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44(2): 6 .
[3]向柏松. 巴人、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6(6):1-5.
[4]崔维广, 王子言. 川东非遗汉族民间舞“翻山铰子”体态动
律探究[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1, 031(001):156-160.
[5]王叙雅.论哥本哈根学派的语符学理论—兼与索绪尔语言
符号理论比较[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5(7):3.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